

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政策。在这方面有些工作已经开始做了。最近美国财务部长詹姆斯·贝克尔(James A. Baker)提出的债务建议,还有世界银行最近针对向第三世界国家贷款所提出的新的准则,都将以借款国的全面发展政策为条件,而不是以个别项目是否可行作为条件。但是,这些建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以前的错误,而不在于制定新的政策。

另一件不可回避地要做的事是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世界货币体系一直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这种情况明显不能继续下去了。

今天由储备货币支撑的稳定局面只有在主要贸易国,至少是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共同商定、协调他们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如果这不意味着迫使他们服从联合决定(这里指超国家的联合决定)的话。假如没有世界金融体系的垮台,这种设想能够成立吗?欧洲共同体的欧洲货币单位(这可以称作准世界货币)的实践并不令人鼓舞,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政府愿意为了欧洲货币单位而作出一寸让步。

我们只有一个结论:经济原动力已经坚定地、从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转移了。那些传播甚广的

经济理论,不论是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还是供给学派,都只把一国范围内的经济,尤其是那些经济大国的经济看作一种自治的,或者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所依据的研究对象。国际经济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干扰和限制因素,而不是中心因素,更谈不上决定性因素了。现代经济学家们的这一宏观经济理论的教条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按这个教条来发展国内经济的两个主要国家,美国和英国在过去30年中搞得最不好,而且发生的经济动荡最大。

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来不接受宏观经济理论的教条,这两个国家都以提高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为国内经济政策的头等大事。一切经济、财政、货币甚至社会政策都以此为中心,国内的考虑只占次要地位。因此,这两个国家经济搞得好多。

从现在起,任何国家,包括任何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若想兴旺发达就必须承认世界经济潮流的领导作用,必须认识到只有加强,或至少不削弱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国内经济发展才会成功。这一点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显著的特点。

(屠端华译自美国《经济影响(Economic Impact)》杂志(季刊)1986年第4期,章仰勋校)

科技动态

美国一公司把钽掺入 纯净硅中制出新型晶片

生长一块数英尺长、几英寸宽的单晶硅需要特别小心,然而这样的工作也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制造芯片的厂家可把这种象香肠似的晶体切成数千块薄似纸张的晶片,而每块晶片又可制成数百块微芯片。但是,哪怕是最微小的缺陷也将引起一块或更多的芯片失效。所以你可能最不期望别人把杂质掺入用来制造晶体的熔化的硅中。然而,这正是通用电话与电子设备公司实验所的一个研究小组所做的。他们发现,用这种方法可生产出令人惊异的新型晶体。

当马萨诸塞州的沃尔萨姆公司的研究人员把钽加入超纯净的硅中时,他们发现,这种金属可分成数千根细线沿晶体的长度排列。这些金属“标杆”能连接起来起到内装晶体管开关的功用。因为这些晶体管埋置在硅中,不是展开在硅的表面,

所以能使较小的芯片具有较大的计算功能。这些钽线甚至可用作晶片两侧面上微型电路之间的连接器。

寄生虫病

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新机构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消灭血吸虫病,这是一种寄生虫病,目前正折磨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约2亿儿童和成年人。

科学家应用高技术的分析化学技术,如核共振光谱学来研究钉螺的新陈代谢,钉螺是一种将血吸虫病传入人体的带灰色斑纹的生物,研究人员利用核共振光谱学研究活钉螺的生物化学现象,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单调地研究死钉螺。他们想研制出更好的杀虫剂,杀死钉螺,切断血吸虫病的传播渠道。

血吸虫病会严重损伤肝脏,导致人的死亡。但是,只要及早诊断和治疗,大部分病人是可以痊愈的。